

家庭相册

迟到的一千元

□王春玲 文/图

那天晚上，我和老公对着桌子上的卡和一堆现金发愁，还差一千多块钱，明天是我们的房子交首付的最后一天了。为了凑十几万首付款，我们已经借遍了所有有交情还可以的人。

实在没办法，我想到了父亲：“要不，给我爹打个电话吧？”老公摇摇头：“你看看都几点了，再说他赶集挣个三十、二十的，一千块钱对他来说可不是小数目啊！”我还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拨通了家里的电话，终于听到了父亲的声音，有些迷糊，看来是早睡下了。我简单地和父亲说了一下情况，他马上告诉我：“一千多块钱啊，家里有，我明天上午就给你送去！”

总算一块石头落了地，可我心里说不出什么滋味。网上说“父亲是你信赖的男人，却不能依靠”，人到中年确实是这样，父亲对我的爱一点儿都不比



从前少，可是他已经老了。父亲在村里也曾经算个“能人”：他小时候喜欢画画，十几岁时就画了花花绿绿的财神像到集上卖了

贴补家用；中学毕业后考上了建材学校，可因为家庭困难没去读；后来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后，我们家成了村里最早的万元

户之一。如今，父亲老了，只能佝偻着身子种自己的那几亩地了，农闲时也做点小买卖。我和弟弟都在城里工作，想接父亲同住，他怎么都不肯，总说：“只要我还能动弹，就不拖累你们！”

第二天，我们早早地收拾好了等着父亲来，可是，十点多，他还没来。我知道父亲是个信守诺言的人，何况是这么重要的事呢！难道出了什么意外？我打家里的电话也没人接，看来父亲已经出来了。老家离我住的地方有二十多里路，父亲骑着三轮车走不快，可他一定会很早就起程的。我有些坐不住了，在小小的斗室里转来转去。10点50分的时候，父亲气喘吁吁地进来了，还没坐下就往外掏钱：“你快数数！看看够不够！”那些钱有码得很整齐的，也有散乱的，我数了数，一千三百六十元，还多出二百多呢！父亲怎么都不肯拿回

多余的钱：“你都拿着，万一不够呢！”我让父亲在家里等我们回来，他却执意要回去，说是玉米熟了，耽搁不得。我们一起下了楼，还没走出小区，一个老太太喊住了我父亲：“老爷子，你那马扎还有吗？我们亲家想买几个呢！”父亲摆摆手说：“没有了！全卖完了呢！”我们一边走，听到那老太太和别人说：“他的马扎卖得可便宜呢，才十六块钱！”

我终于明白父亲迟到的原因了，他有些不好意思地告诉我，手里本来不到九百块钱，合计着把家里存的马扎卖了就够了。我问他马扎是多少钱批发来的，父亲笑笑说：“十七块钱进的，折点本才能卖得快啊！”

突然间刮起了很大的风，在飒飒的风中，父亲蹬着三轮车的背影越来越小，我禁不住泪流满面……

偏见与嫉妒

——莫言《冰雪美人》读后感

□李仙云

读罢莫言的短篇小说《冰雪美人》，我的心情被一丝凝重包裹，背上也透出阵阵寒凉。隔窗望着烟雨迷蒙中的小城，窗外一只孤雀在风雨中展翅疾飞，在艰难地寻找能避雨的栖息地。那种落寞与孤寂，又让我想到“冰雪美人”孟喜喜一次次遭他人白眼与毁谤，但依然若无其事、傲立于冰雪的性格和她离世时那像冰一样透明的脸庞。

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有点桃花源意味、风景不错但贫瘠落后的小镇，一个叫孟喜喜的女孩，因为长相出众，又懂得打扮，加上她性格开朗，有主见而不落俗的“我行我素”，在那所“十分保守”的乡镇中学就显得“很过分”。与那些“胸脯平坦、嘴唇干燥、目光呆滞、眉毛凌乱、额头上布满皱纹的女同学”相比，光鲜靓丽的她是那么扎眼，像一根芒刺一样，激怒了“结着牛粪饼子头、长脸短下巴的”年级女主任，“为人师表”的她，将孟喜喜视为另类、眼中钉，不惜当众斥责羞辱。当她恶语诽谤，肆无忌惮的孟喜喜用头撞向她时，她竟以“作风不正”宣布将其开除。

退了学的孟喜喜与守寡的母亲合力把鱼头火锅餐馆经营得轰轰烈烈，只因她化着浓妆，穿着红色旗袍，站在店门口招徕顾客。变态鄙陋的年级主任就“在神圣的课堂上，用与她的身份完全不相符的下流

语言，污蔑孟喜喜，说她干不了‘那一行’。”似乎在那个落后小镇，越穷就越光荣，越丑就越顺眼。孟家孤女寡母辛辛苦苦经营餐馆，生意红火反而遭人非议，声名狼藉。

在那个雪花纷飞的日子，孟喜喜强忍着身体不适，去镇上唯一的诊所求治，可因众人的嫉妒和偏见，医生也冷漠到无视她的病痛，却给后来者在漫长等待中寂然倒毙，成了至死都美丽优雅的“冰雪美人”。故事的结尾凄凉而酸楚，让人寒心不已。也不由得让我想到鲁迅先生的话：“悲剧就是将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一直都很喜欢看莫言的作品，看后总能掩卷沉思，感觉意境深远。孟喜喜过早地体验到了人心之阴冷、人世之险恶，对于这种偏见我也有些感同身受。我在中学时代，也是个活泼爱美的女孩，记得有天清晨，我随着上学的人流迈进校园，后面几位晨检的女老师聚在一起，其中一位长得五大三粗、说话粗声大气、有些“女人男性化”的老教师指着我对另外几位老师说：“你看那个女娃，走路妖里妖气的，穿着样式那么新的衣服，哪里

还像一个学生，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听到那番话，我脑袋“嗡”地一下，脸颊绯红，好像大清早被人从背后猛敲了一闷棍，内心说不出的郁闷纠结。那时的我勤奋好学，善良腼腆，文科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从无不良嗜好和过激行为。

曾经有一个老师说过这样一些话深深地打动过我，这些话在我读这篇短文时迸发了出来，她说，我们小的时候都受到过一些心灵的伤害，有些伤害甚至连你自己都不一定清楚，但是却总是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和环境下能够再次地深深地伤害着我们。

这句话像刺眼的阳光刺痛了我的神经，那些连我们自己也不清楚的伤害，是不是有大部分都来自于偏见，偏见到底谋杀了什么，我一直都很困惑，可是读罢《冰雪美人》，我明白，偏见谋杀的，是我们对于本身美好的东西的欣赏，是我们对于追求真理的坚定，是我们对于他人权利的尊重和自身权利的剥夺，是对于每个人个性的磨灭。

当偏见横行霸道，也便有了人言可畏，也便有了无形的谋杀，也便有了时代的悲剧。



我家40年

□闫晓琴

这几天，天阴沉沉的。窗外淅淅沥沥的雨，不时地敲打着落地窗。这细细的雨丝，如绵长的线，把我的记忆，牵回到遥远的童年。

1979年，改革的春风吹遍大江南北的时候，我的家乡还没有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我们几家人住在一个破破烂烂的四合院里。低矮的房子，窄小的窗户。窗户是用报纸糊的，常年见不到阳光。夏天能把人闷死，冬天能把人冻死。数九寒天，抬头就能看到梁上结的冰霜。

家里只有一个火炉，没有钱买炭，只能偶尔放点柴火取暖。我们几个孩子手上、脚上常年都有冻疮，有时候冻裂的伤口还会淌脓血，不挠，就钻心地痒，一挠，就刺骨地疼。晚上，我们几个孩子围在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下写作业，鼻孔都熏成黑色的了。有一次母亲在煤油灯下给我们缝补衣服，差点烧焦了头发。一到下雨天，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家里的盆盆罐罐就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叮叮当地开起了演奏会。

时光的脚步轻巧地向前走着。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家分到一套福利房，房子虽然是土木结构的平房，但是独门独院，宽敞明亮，再也不用担心雨天漏水、冬天透风了。偶尔我们能吃到凭票供应的大肉和鸡蛋。由于我们几个孩子常挤到别人家看电视，母亲一咬牙用半辈子省吃俭用的积蓄添置了黑白电视。一台缝纫机成了母亲最大的帮手，母亲再也不用坐在煤油灯下缝缝补补，而是在明亮的电灯下给我们做新衣服。

后来还陆续添置了简易沙



本专栏持续征稿
欢迎您踊跃投稿
投稿邮箱:ldwbgh@126.com

发，家里装上了土暖气，我也穿上了时髦的喇叭裤。每到雨天，母亲就搬个小板凳坐在窗前，给我的小侄子讲那过去的事情……

欢声笑语中的生活，步子总是走得更快。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我家搬上了70多平方米的楼房，我们把房子简单装修了一下，铺上了地板革，家里买了家庭影院，足不出户就能看电影，K歌，还买上了电风扇和双缸洗衣机。老公常笑着问我：“你说说，电视里说的小康，是不是就是咱家这样呀？”我把脸一绷：“瞧你这点出息，当然要比这好十倍！”

去年，我家搬上了一百多平方米的电梯房。冬天，外面雪花飘飘，屋内春意盎然。夏天，外面骄阳似火，屋内凉风习习。茶余饭后，一家人坐在阳台拉家常，其乐融融。小区花红柳绿，走到我们小区就像走到了公园一样美。

幸福是人们终身的追求，那么，幸福从哪里来？习主席说：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今天，你努力奋斗了吗？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如果有，那就用笔写下来，给我们投稿吧。

投稿要求如下：
工友情怀——以真实的工友间发生的事情，表达工人阶级的互助情感（每篇800字左右，要照片）。
工会岁月——以照片为由

头，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以一个故事为主，800字左右，有1至3张相关图片）。
青春岁月——讲出您青年时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每篇500字左右，署名可尊重您的

要求。
家庭相册——以家庭照片的

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每篇300字一张图）。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本版邮箱:ldwbgh@126.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